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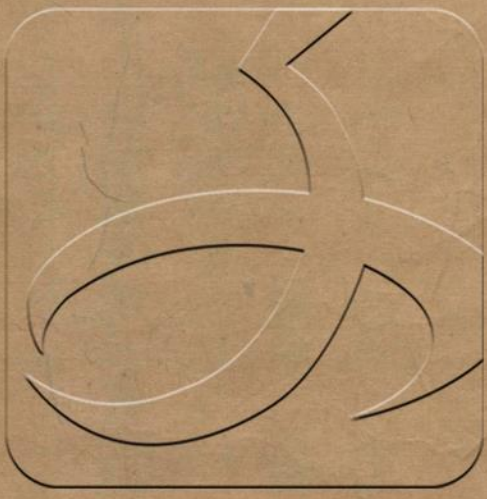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聊齋志異新評卷八

淄川

蒲松齡

聊齋志異著

新城

王士禛

新評

廣順

伯明倫

雲湖

新評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曠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

氣味相投
一見如故
贈緜獻紵
古君子交
次之道乃
在裙釵

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
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
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鄉村把袂歡笑辭致温
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
早世家中止一老嫗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
封疑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
瀾戶妾素無葭苕親盧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
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
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

能遠譏嫌
而不肯板
授富貴品
高識卓所
謂矯矯雲
中鶴者得
友如此可
以無憾

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訣得故使人於
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
兒強扶窺園設禊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
封女也呼曰接我以為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
喜頓起曳坐褥問責其負約且問所來荅云妾家去此
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
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忤恐為婢
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
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

豈不夙夜
畏行多露
君子防未
然封之先

因日妾來當須祕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
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妹衣服
履舄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幘間積五六月公及
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
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
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二娘伴吾兒極所忻
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默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
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忽倉皇奔入泣曰
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

見可愛可
敬

悲惋如失
伉儷離魂
別恨落日
屋梁無限
相思只此
六字包括
殆盡

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而目十一娘
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妹癡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
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稀
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
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惋如失伉儷後數
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
亦惻惻訊十一娘與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
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啟園門我
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

絕大議論
又能獨具
隻眼賞識
於貧賤之
中祭酒殊
洩此女

知其賀不
以為可以

矣相見各道間濶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
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妹子赤字以才色門地何患
無貴介婿然統袴兒款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
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
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
差味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
一周十一娘復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
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
娘畧睨之封別曰妹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

十一娘之
穎慧亦墮
世情可歎
紅顏薄命
古今人多
受此害不
有閨中良
友他日遠
海遠戍真
箇玉葬香
埋矣
經權常變
之間斟酌
既當則死
生以之再
一轉念則
一感而氣
餒矣前古

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
以為可封曰妹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
當挾胖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
得一物特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
何封曰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在死何可奪也十
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
來報前好耳請即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
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
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艷歸涉冥想一更向盡

如卷之八 新平卷八 封三娘 四六之四

失身敗名
之人正坐
此病
自若荐人
用古雅切

得釵而矢
終鰥失釵
而矢必死
生固守義
女亦守貞
如此方不
負矯命贈
釵之人如
此乃益見
矯命贈釵
之力

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詰。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休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鏡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宵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宛鄰媪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挽邑宰作伐。時某万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

為其不就
而乃亡為

不言。但有涕淚。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遽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曰：小姐自經。舉宅驚涕痛悔。無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業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理慘然。悲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欲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泣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

其亡而乃
恨不就孰
意其可就
者正以其
亡然此猶
以成收論
也當亡而
亡即令不
就亦終必
亡謂其志
之已遂雖
不就猶就
也

汗牛充棟
濫漫無若

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
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
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
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漏
洩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
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為資度亦將小有封每
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
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
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

所傳非真
訣雖博藉
載籍何益
乎養生術
特其小者
耳

一人愛緣
便落情障
如繭自纏
何時解脫

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者
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
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
娘陰與生謀使偽為遠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
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
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
哀謝之封目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
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臨則魔
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

快然而去
魔不更生
則當下便
是飛昇矣
借封言作
結便省却
無數筆墨

妻驚歎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公
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牙墀禮。伏拜甚恭。公大
怒。疑生儂薄。生請間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詣其
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關節
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舊焉。
閑中有良女。而針砭藥有生死不渝。遂致嘉耦。終諧
不階於龐。要古人出處之大節。每得諸良冊。規戒之
聞。若十一娘之於封。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足以爲
法矣。

五禽圖

後漢華陀傳。陀謂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曰虎鹿能猿鳥。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

上元

見卷一。尼。見卷三。孟蘭盆會。粵華錄中。元節以竹竿斫成二脚。高三五尺。上織燈籠之狀。謂之。一。一。桂搭衣服。冥錢

三五尺上織燈籠之狀。謂之。一。一。桂搭衣服。冥錢
在上焚之。○孟蘭盆。經目連比邱見其亡母生餓鬼
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為火炭。目連
大叫。馳還。自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方所奈何。
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
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
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咒願七代父母。行
禪定。意然。後受食。後人因。願爲華餉。乃至刻木削竹。
裁絨。剪絲。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按天竺云。孟
蘭盆。此言倒懸救器也。謂月連救母。餓厄如解。倒懸
之具。今人遂飾。隨喜。見卷一。朱門。見卷一。葭葦親。見
食味于盆。誤矣。飛短流長。更友。史記灌夫傳出。乃起一
二。嬰。飛短流長。更友。注。凡从坐者皆起。

以寒暖或變也。按此一一如貴介見卷四伉儷隋書陳夫人巨出一謂如廁也

見卷二 統袴見卷六道場見卷五蘭若見卷一物色見卷一

見卷一 毛遂更記平原君傳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君約其門下食客與俱

自薦君日賢者譬之雄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聞也遂日臣今日請處囊中

耳若早處囊中乃脫穎曹邱生見卷一 倩冰見卷二

而出非特未見而已 涓吉見卷三玉蕊香埋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川節度使王承孫築城獲瓦棺中有

石刻日隋開皇二年涓州刺史張榮妻 英皇見卷三

王氏銘文有深深葬玉簪符埋香之語 吐納見卷五汗牛充棟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其為書出則一馬一處則一字

刺見卷一開節見卷二

狐夢

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

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

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

思凝想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煥然當戶而寢睡

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韻猶

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

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

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萬人於室當

卽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杲攜女至。態度嫺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宿分。卽須爾。止明且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戀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卽去。旣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爲我賀。新郎明日卽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去此不遠也。畢鬼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纔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歛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曰。二娘子至。見一

嗚嗚小語
戲而成趣

女子。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自眼視之。二娘曰。記見時與妹相撲。爲戲。妹畏人。數脇骨。遙呵手指。卽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嫁。僬僥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髯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怒詛也。新郎在側。直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猶至。年可十一二。雛髮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文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口壓我脛。股酸痛。二姊曰。婢子許

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壯偉
肥膝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爽輕若無人畢抱與同
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爲姊夫所笑少
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貓展然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
走蚤蝨矣二娘曰請以貓奴爲合執箸交傳鳴處則飲
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故
故捉合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
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
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

病益蓮杯
相映新雅

羅襪一鉤
會聞蓮步
矣幻作小
杯奇而雅
切

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
一口脂合子大如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
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
合子去曰勿爲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
何預收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
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奪焉
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
烏女酌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
是夢景而鼻口醅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

在人自悟
凡學問之
道莫不皆
然專求指
誨便是下
著

機事不密
則害戒坦
直人每多
悞事

狐欲作傳
人狐亦過
人遠矣

良言也余
願終身佩
之
筆墨有光
而僅得之
狐以挪揄
語爲自譽
其簡分碩
人之意歟

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
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弈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
謂必大高著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弈之爲
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柴或富有異居數月
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尙未尙未畢出與所嘗共弈者
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爲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
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何
尙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
疎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弈不弈與之寢不

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
齋筆墨遂不惜小物爲多路即刺破
毋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
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祕之女曰向
爲是囑今日將別復何講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爲西王
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
遂起握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灑涕分手曰彼此有志
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
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
筆墨有光矣遂志之

爲讀青鳳傳凝想而成則遇女卽夢也設筵作賀而
更託之夢復以爲非夢非夢而夢夢而非夢何者非
夢何者非非夢何者非非夢畢子述夢自知其夢
而非夢聊齋志夢則謂其非夢而非非夢

畢怡菴

惆儻

見卷一

刺史公

見卷二

及笄

見卷

一青破瓜

孫綽碧玉歌碧玉一

時郎爲情顛倒

鳳堅孤集一者謂二人也蓋以瓜剖四界

其形兩入

字故女白

眼見卷四

焦僥國

史記孔子世

子初破體

日一

阿纖

西王母

見卷七

長三尺短

胸無宿物

世說謝仁祖云庾

赤玉

中一

之至也

花鳥使

天中記唐天寶中選六官風

流艷態者名

一主宴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

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濶人稀

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

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

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撩慄自傷

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襍被獨臥荒亭中

留燭以視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

反復捫搦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攀耳蓬頭擁腫無度

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辱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闖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問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支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其抗拒已，而自白妾，竟氏小字阿端，悞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天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土有生

敢則取矣，趨避則未也。

氣何以不
餒剛則不
餒氣何以
能剛慾則
不剛慾者
天人欽購
之鬼何敢
犯威生未
必及此然
有氣敢在
則亦不餒
怙矣鬼焉
得侮弄之

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合驅君耳。問門，搥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箸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履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一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竭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

內妻外室
新亡故鬼
連牀其枕
徹夜盡歡
雖曰剛腸
亦為足取

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一鼓向盡，老婢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上牀，偃抱款若生平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錢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

押生之責
不小以賄
緩生且以
重賄而以
他鬼生弊
亦甚矣

鬼而畏聲
殆亦鬼自
餒怯而聲
乃侮弄之
耳使端娘
不改節泉

與連牀，暮以暨曉，惟恐懽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必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囑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瞽悶，憤懣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為鬼，鬼死為聲鬼之畏，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媪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

下聲敢犯
乎

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燕節。見女婢牽赤驕授綏庭。下轉瞬已香少。間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指既而端坐首。獨悚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爲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員。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噉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無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日

拉生同臥
是益觸聾
之恐也能
不死乎

業更果索
命去黑山
大王竟不
然爲力巫
現欺人陰
陽一轍可
笑之甚

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所睹。拉生同臥。以首投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甯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爲。計曾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蛻猶存。啟之。白骨儼然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荅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爲聾鬼。怒其改節。泉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卽將好教妻止之。日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

清之所鍾
一句自結
也即以結
端娘

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
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
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怛久之漸習生不在則
隔窗啟窺二夜向生啼日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
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日情之所鍾本願長死
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
為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
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
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非必揮霍
而后為義
然好義者
斷未有不
揮霍

故鬼

見卷二張誠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人死為鬼鬼死為甯

五音集韻

字貼干門上一切鬼崇遠離牙里甯音積○按通典
聾司刀鬼名漸獨使集韻一音蛻委見卷一道場
耳一名滄耳獨使集韻一音蛻委見卷一道場
見卷五城隍見卷一永訣見卷二蓮香

花姑子

安幼輿陝之拔貢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
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身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
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
數武中窺見一叟偃偻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

非好義放生之德早已入高壯開闔之世家矣茅廬淋溢何從下榻

不待問而先堆已早知其為安矣

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姬出啟關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媪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釀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即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荅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

落落大方益安之名已耳熟之安之恩已心銘之不待喚來醜

君○非○他○人○所○以○親○之○也○安○之○情○動○則○非○比○父○女○之○所

子幸勿哂之安問壻家何里荅云尙水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葛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眼製甚精工贊曰近見戲亦見慧心斟酌穉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澁安注目情動忽聞姬呼叟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

酒時始聞此非他人之語也語若不聞屬色疾呼經也從容向父為郎君掩權也女子曷可權有報恩之心積於中也安自門出其父自賭不為掩飾則狂耶入闈何為是使其父不得報

恩矣推而行正其推也猶大經也方圖報恩而人且為我死彼則實疑於此而恩置之是恩而仇視之矣惠然肯求焉知其不聞有命耶

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闈將何為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狎接劇亟女顫聲疾呼叟惚遽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去所見○報恩之意○多非郎君來盡于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衲褥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悅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巉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更非所料由此得昏瞆之疾強啖湯粥則唾咯欲吐

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苟兒○終至于死○則報恩者不得○不來矣咄

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揣而枕之畧

開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潛

涕墮女頷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

兩手為按太陽穴安覺腦屬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

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

日當復相望又於繡袿中出數蒸餅置牀頭悄然遂去

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嚼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

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情騰酣睡辰分始醒如釋

疑耶謝巫
一語其情
溢於言外
而即以不
能永諧絕
之則其所
云報恩者
非以色實
以德也以
德則情真
情真則不
必永諧琴
瑟而不可
謂非琴瑟

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脫扇鍵表幾女果至笑曰癡耶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邑邑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龔媪我姨

矣

遠從云者
殆欲以絕
其念也試
思詩臨其

行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重荷蕪澤致侵膚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媿媪歡怪轉添親愛矣逆酒有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與忽闖然人罵

家者何故
昏夜同待
昔何故叟
媼歡逆者
何故淡冷
終夜忽然
訴別者何
故或以夜
色漸曉與
闖人驚散
鴛鴦憐女
受誓如此
觀書便是
瞎子便是
麻子

竊入安樂
鄉便到黑
甜鄉生為
偷香之人
死作羶腥
之鬼

女胡為乎
來是非徒
父遠徒者
耶是非被
父辱罵者
耶何以復

此乃其言也

日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與
亦出且行且言安警屏選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
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與固二
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闕
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
開閣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
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
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姑家花姑即
今在此容傳白之人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

出迎請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同牀寢少
間攜手入幃安問家何別無人女曰始他出留妾代守
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俛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
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
而身若巨纜之縛少時昏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
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厓
下驚怪莫察其由鼻歸眾方聚哭一女郎來帔自門外
噉啣而入撫戶捺鼻涕泗滂沱呼曰天平天平何愚冥
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眾

一則齊志異新平卷八花娘子

三十一

得冒險蒙
垢直入門
而撫尸痛
哭也天乎
天乎何愚
冥至此謂
爲女之言
可也謂其
父之言亦
可也

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傲不爲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
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爲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
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大盡駭女子八相向嗚咽
安舉手揮眾令去女取山草一束燂湯升許卽牀頭進
之頃刻能言歎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
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述道時所見燈光卽是物
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勿乃仙乎曰久欲
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麋而放
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卽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

壤道求代
幸而得當
彼實生我
我亦生之
叟之報恩
已無愧矣
獻術擒蛇
業行損七
彼爲我死
我亦死之
女之報情
亦無負矣
脫然而去
遂釋塵緣
仙乎仙乎
何從窺其

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閭摩王閭摩
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避
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
乃可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
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嗶中可於
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
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爲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
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
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

蹤跡

得男亦放生之根

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衝燄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紉席抱嬰，授之曰：「吾女致意，即君方欲問訊，警不復見，啟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始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絜，乃知憨者慧之極，絜者情

之至也仙乎仙乎

揮霍 見卷三 執紼 禮檀弓 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

見卷一 偃僂 見卷二 下榻 見卷三 湫隘 左傳昭三年

也 一 罽塵不可以居 注 一 下 醺酒 詩小雅 一 有奠

紫姑 神 一 一 詳見卷十 素秋 媯然 見卷二 村落 見

二 鳳陽 一 一 離騷 一 余首而 一 死 父前 漢食貨志 安

肩 見卷一 一 伉儷 見卷二 一 悒悒 見卷三 一 青衣 見卷一

家 見卷一 一 奔波 見卷二 一 鼻 見卷一 一 起死人而肉白

骨 左傳襄二十二年 遠子馮曰 吾見申叔夫子 紉藉 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注 已死復生而骨更肉

一 齊示具斤平卷 花姑子

三 卷一

見卷二
嬰寧

西湖主

此篇與上
同。一放生
獲板之意
而板麓行
生題由遇
美轉禍為
福誰實主
之逐乃富
貴豪華分
身並享安
康壽考後
宅同仙真
似神仙中
果有汾陽

季倫者殆
亦由善人
天佑之說
尤類至義
之盡也歟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
泊舟洞庭適獲蛟龍浮水面貫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
不去並獲之鎖置坭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翁似求援
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
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
風覆舟幸扳一竹簾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
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

坐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

自暹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僮僕之體微動喜而捫

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

可著而得腸轉轉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

纔至半山聞鳴鏞聲方凝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

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

錦一挾彈一臂青鞵度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

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

就問之荅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

加齊... 西湖主... 三

馭卒解裏糧授之囑曰直卽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

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

水橫流朱門半啟石橋通焉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

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

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

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日快

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胃索

沉沉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惟怯未敢入俄聞馬騰

於門似一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

有知授容

人女女

好自供仙

孤如送容

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
是公主射得鴈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

女郎至亭上坐秀袖我幾年可十四五鬟低斂霧腰細

驚風于蕊瓊英未足方喻諸女子厭茗熏香燦如堆錦

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尙能鞦韆

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

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人雲霄已而扶

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生睨良久神魂飛揚

迨人聲既寂出詣鞦韆架下徘徊凝想見離下有紅巾

有知遊仙

替美人如此已足

有如而計

新卷五安人上天雀妙乃

紅巾何來

知為羣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

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

應相妒莫信凌波便上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

重門扃銅矣踟躕因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幾盡一女

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垂救焉女

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

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為地

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官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

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皇持

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良久女復來

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徧觀然無怒容或

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

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饑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

挑燈至一婢提壺盪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云適

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

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徬徨

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

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償告既

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全息急奔而入曰殆矣
又○生○二○妓○
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如展巾抵地大罵狂僮禍不遠
矣生大驚面如灰上長跪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
水○來○以○窮○忽○閉○生○而○令○人○心○血○倍○放○耳○日○一○新○向○首○
避去數人持索洵洵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
過○來○猶○自○為○之○
耶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
日○前○境○也○
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至一
宮殿碧箔銀鉤卽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
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
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迂佳客罪

何可贖卽設華筵酌以鑊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
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卽
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恹恍而無著日方暮一婢前曰
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教曹階上悉踐
花扇門堂瀟瀟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
香之氣充溢殿庭旣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
之臣生平不省拜侍豈污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
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
歸甯偶游湖上爲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

一門戴佩
常不去心
長生之機
即在于此

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為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夜○此○時○得○敘○哀○曲○其○折○何○如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日：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黃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甚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縲絏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

正欲以好
生之德勉
人則所遇
何容少諒

從傍按莎
者即念儒
冠蓋藉題
壺榼餽坐
之人想塞
責已久矣

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樂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書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窗，佯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按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

窮措大原
能發迹原
不可小覷
特惻隱之
心才能擴
而充之斯
終不免於
窮措大耳

欲換凡骨
無金丹雖
佳麗滿前
豈能相贈

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息茗山海
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
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
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荅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
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早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
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箇銷
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貲。可贈故人。遂
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
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進去。

結語以強
解解之以
不解解之

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
歸之速。荅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
悞矣。僕豈有分身術耶。眾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
一歲而終。追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林麓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
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
卽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
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前半幅生香設色繪景傳神。令人悅目賞心。如山陰

道上行幾至應接不暇其妙處尤在層層布設疑陣
極力反振至於再至於三然後落人正而不肯使一
直筆時而逆流撐舟愈推愈遠時而輕艇點水若卽
若離處處爲驚魂駭魄之文却筆筆作流風迴雪之
勢犯駕當死一句先伏其根隨卽寫其園亭及其院
宇望去擬之上苑到來本非人閒雖錦繡堆中鞦韆
架下睹玉人於天上窺春色於牆陰真是仙人豈容
凡想至於紅巾偶拾筆墨生灾罪在塗鴉身難插翼
卽憐才之有念實私意之難全矣乃風波險處故作

滌洞雲岫奔時少爲停頓幸看巾之信得全無怒容
見提榼之人來此非惡耗而徬徨待旦盼望終朝不
言殺亦不言放故曰吾生也乎哉綬賴方切哀求全
息忽來奔告狂僮失魄人語紛拏文之矯變至此極
矣鯁生識面魚婢傳詞突慙寵宴之榮復拜良緣之
賜居然坦腹乃爲題巾不謂刀圭竟同玉杵事則得
從非望文亦加倍出奇後半幅問不加斧鐵之由問
反賜姻好之山間婢子識而之由問不卽縱脫之由
固層層點清上文亦卽以配映上半幅數層文筆不

欲令頭重脚輕也未後特表神奇又文之餘趣耳

青鞵

蔡邕獨斷董偃青鞵為樂帝呼為

肉竹

晉書孟嘉傳桓温謂嘉曰

為樂帝呼為

肉竹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猪婆龍

國憲家猷南者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益

此抉搜故也有老漁曰嘗次犬為餌以獲通其底貫

釣索而下之所獲皆罾老漁曰

也記室見卷六村落

之大者食犬即世所謂

陽土人

見卷二鳳鳴鎚史記匈奴傳作

為一蘭若見卷一

鞦韆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絲繩懸梯立架謂之

鞦韆

鞦韆古今藝術圖北方愛習輕趨之能每至寒食為

庭繩戲本云于秋祝壽詞也語誘轉為秋千後人謗

為一玉蕊瓊英

韋芳譜一花蔓如茶藤冬凋春榮

復有碧筒狀類胆瓶其中別抽一英出眾鬚上散為

十餘蕊猶刻玉然花名王蕊

在于此李衛公以為

瓊花宋魯端伯以為陽花黃山谷以為山皆非也

前漢司馬相如傳

阻蔗之英分幾瓊華注瓊樹生

崑崙西流沙濱天三百圍高萬仞華蕊也劇談錄

上都安業坊唐貞觀

嘗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

樹一日有女子衣麻繡衣髮髻雙鬟直造花所異香

芬馥觀者疑出自宮掖

不敢逼視佇立良久台待者

取花數枝而出望之已在半空

瓊女散金蓮

見卷一

方悟神仙之遊餘香經月不散

廣寒

見卷一

廣寒山道士

凌波

曹植洛神賦一

局嬌娜

驟然

見卷一

注謂徐言引譬也

空息

見卷五

見卷三

息女

見卷二

紅玉

刀圭

見卷二

鮑叔

酒友

見卷二

從

再造

見卷一

加登

折平

西湖主

三

關聖征蚩尤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涿鹿之野遂擒蚩尤往蚩尤九黎之君也彭宗古開帝實錄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鮮州奏鮮盪出于池歲收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滅鹽少虧失常課此是災異不可不察上遣使往視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稱城隍神命臣奏曰為鹽池之害者蚩尤也忽不見上召近臣曰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夢神人戎衣怒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讐也我為此不平故絕池水耳夷簡還白其事侍臣王欽若曰蚩尤邪臣也臣知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于是召天師問之對曰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為神蜀將關某忠而勇墜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功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荆門之玉皇上從之移時一美髯人僂甲佩劍浮空而下天師宣諭上旨云蚩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為民除害何如對曰容臣會微瀆陰兵至彼并力為清蕩之俄失所在忽一

日黑雲起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明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天日晴朗池水如巨萬見卷四科頭見卷五鵠首淮南子鳴鵠鵠改舟一浮吹以誤此道于水也注一大鳥也措大卷畫其象于舡頭也能分我真個銷魂否見卷五綠珠生三苗旱雷嶺表錄異一姓梁氏自州博白縣八主雙角山下美而艷石崇為妾陟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汾陽季倫唐書郭子儀華州人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克復兩京封一郡王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晉書石崇字季倫穎悟有才氣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皆曳繡珂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

寄真於夢
假夢作真
數定生前
情殷死後
雁行散而
復聚爲夢
幻而旋真
文于之報
則然慷慨
之行所致
也盡役類
誅何害焉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娶妻
殞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鼎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
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
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
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
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
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
然自驚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

碎文帝古

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
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
無怪人亦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荅云妾伍氏秋月先
父名儒遂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
後十五歲果天歿卽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家誌惟
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家三十年嫁王鼎今已
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
耳玉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臾氣欲求復生實不禁
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

對坐笑謔。權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淋漓。沾染茵褥。一夕明月。螢徹小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荅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荅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欵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固。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眦。眖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頃。見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未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潛然零涕。言自

雖有官命
何其虐也
佩力再洪
當呼快快

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晚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夫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頓顛。廕生見之。忿火直胸。不能制止。卽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卽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柱門。絕出。八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

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啟關去。喪柩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園秉燭。久待。友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人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

此更罪不
容誅矣。卽
他在不宥
豈遂不應
守貞耶。摧
斬如麻。一
刀償其挺
履。一刀償
其撮頤。

一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爲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驀然卽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日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曰：頻與妾名。二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與足弱。不能爲君任。井自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二十年後可。

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送之
出志其後處掘尺許卽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
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
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擁泊舟僞言妹急
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
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
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
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
風搖曳屢欲便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再勸

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春秋恐不
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
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卽爲循良
卽稍苛之不可謂虐况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
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卽冥王之所善也豈罪
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名士 見卷二 阿寶 逆旅 見卷三 巧娘 金山 見卷四 晚霞 雉堞 周禮考

官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
雉飛高不踰丈五雉七雉九雉皆以丈數言也 ○左

傳隱元年都城過百雉注方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高一丈長三尺韻會城土女城曰堞韓愈鄜城聯句詩長空際一照夜焚城郭湯餅見卷一載見卷注公羊傳五坡而一五雉而一湯餅賈見一曠人飯依魏書釋老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語飯依謂之三歸梵書作丁丁○搃版與歸同無恙見卷二珠兒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書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顧似欲有言生問之荅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

寫蜂衙韻切

寫蜂衙韻切

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甚恭既登室生啟問曰素既不敘遂疎叅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竇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荅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踴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綠卽至深便當矚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聞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頒

知各三真斤平冬入蓮花全 至八之三

用意幽折
出語舌與

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卽應云君子愛蓮
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各如此甯非夙分傳語
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
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卽
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疑思王
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
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長然若寤卽又不聞近坐者躡
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懔懔
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

頓挫有致

然曰盱君勤卽告出也王起曰旣見君子實極心好何
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旣不住亦無敢於強若煩縈念更
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
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戮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
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
目晚齋滅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海歎而已
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
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眷謬以
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卽拜謝王命學士大臣

確是睡房

明明夢也
以夢而說
恐是夢又
以夢而說
不是夢更
以夢而說
不是夢且
當作倘是
夢翻空妙
筆最足啟
入智慧

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
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彼微步挽上璣瑜與生交拜成
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
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
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鉛黃
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顛耶曰臣屢為
夢悞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
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
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

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授
生啟讀章云舍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為非常妖異祈早
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
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
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
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真
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
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本覽畢面如灰土即有
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闈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

夢中疑是
夢帶圍腰

所為但泣顧曰小文已異先生生全息而返公主方與
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八宰矜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
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
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扶
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
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
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畧慰解即已入室
公主伏牀悲啼不可勸立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
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

矣指度足
矣固謂曾
為夢悞倘
果是夢亦
足動懸想
也夢後始
知夢而耳
畔啼聲哀
間鬚影晝
還仿彷彿
亦依稀夢
那非耶惡
知其由耶
然耶

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
詫為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
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楹而羣蜂白牆如來絡
繹如織頂尖才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
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以以生事告翁
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文許捉而殺
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癡羅玉篇癡

日甲左昭公十二年

萬門千門

張衡

賦開庭詭異

桂府見卷六羅

君子愛蓮花

周子愛蓮

蓮花公主

三九

出汗泥而不染濯清連而不妖亭亭淨了耶見卷五續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花之一一者也邯鄲
黃凌波微步見前西 矍瑜見卷三 空息見卷五 金屋白于玉
梁武帝事帝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嫡否日欲得指女阿嬌問好否日若得阿嬌富以一一貯之

綠衣女

于生名瓊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夜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成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昨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

婉妙無比
寫聲細如
微聲轉如
絲宛轉如
烈寫聲如
入微至遠
屋周視自
謂鬼子偷

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日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日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倚妝歌云樹上烏白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溼祇恐郎無伴聲細如絲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日防窗外有人遮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日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日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

生則降之
致學露矣
身醜墨定
作謝字婉
妙之態依
然展翼穿
窗不作偷
生鬼子自
纏矣
不受人縛

日心動眼眺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稍憚復相綢繆更
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只
是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竚望我
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
欲歸忽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檐間舉
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捕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
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
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
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寫色寫聲寫形寫神俱從蜂曲曲繪出結處一筆點
明復以投墨作字振翼穿窗作不盡之語短篇中已

具賦物之妙

蓮鈎

見卷一心動世說魏武帝言人祿盡左傳莊四

矣眼瞶文謂音漏見卷一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
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
男子靦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

敘狐女只是極力反觀不文遂鄙賤故急以亦當自重極意嘉納等語掩之

心悅之欲就編繆管慚鄙惡乃畧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臆如脂於是接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畱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盪不遠請過畱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云齋滯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

以愛好而取訾怨自惑復以惑人此其所以為妖邪也就束縛而始悟以視解脫飛去者奚啻霄壤然由邪反正得成大道始亦難矣

知者曾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荅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雀果餌之殷勤無間如夫妻之好然臥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絕使去因曰曩和尚謂妖惑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使求符咒女慘然變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壇三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壇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粘盆上投盞湯者之可懸家人歸如僧教夜深女始

此數語於
王爲東筆
於下爲提
筆

至探袖出金桶方將就榻間詆忽場口颯颯一聲女已
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者宗見金桶散滿地
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遠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墜
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日幾爲灰土君仁
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靜家人趨市爲購材
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
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往省視適有故不得去
靈藥一裹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兄無姊妹知
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

如此相報
不惟得當
實乃過之

遭危劫而
悟大道古
求成佛登
仙者類如
此此時稍
有牽望則

一再觀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披闥出視則狐
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
報高厚今爲若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
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采菱女著冰敷帳
者當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卽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
底便采歸以蠟火蒸其葑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
教旣而告別宗回視之女曰自遭危劫頓悟大道卽奈
何以衾裯之愛取人讎怨厲色辭云宗知言至南湖見
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髻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劇逼

墮落矣

妖狐二語
映帶上文
在有意無
意之間

忽迷所往即碾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
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鑪火一回頭化為妖麗
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將為君宗宗不聽女
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也捉臂牽之
隨手而下化為怪石高尺許面面玲瓏乃攜供案上焚
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去平旦袒之即
又非石紗帳一襲遙聞鄰選展視領襟猶存餘膩宗覆
衾擁之而臥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髻人在枕上喜極恐
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

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
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
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啾啾
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
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
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
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
忍遽言離邊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
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願更

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聞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瑤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破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權容笑黛，兼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入放翁佳句。可為此寫照。

忽而花忽而人，忽而怪石而紗破，乃復忽而人神光。

離合乍陰乍陽，寫美人盡於此矣。而趁荷蕩撥荷叢，折荷枝削蠟燕蒂，以要之供案焚香，以禱之杜門塞竇，以畱之擁帳覆衾，以親之一句一字，無非對針上文也。又有上下分作兩截，而烘雲托月前，後映合不露兩截痕跡者，於此可見。

饒舌

傳燈錄：寒山執閭邱首笑曰：豐于饒舌。

離邊

左襄公十四年：豈敢離邊。

卓錫

見卷三道：士棲鶴注。

桑中之遊

見卷三：陳雲棲。

狼狽

國憲家猷：一物狼狽，前足絕短。

每行當駕兩狼，夫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禱為一也。

紀綱

見卷一：長清僧中表。

二蓮

劇逼

音磨剗也。切也。見前漢賈山傳：贊崇。

期頤

曲禮：百期頤。

別野堂集折平卷八荷燕娘子 四五

石燕兩中記零陵山有一風雨作則飛如真燕止還爲石

金生色

曰必嫁以其平日之性情行爲決之也曰勿守防其勉強爲而幸汚玷也聞甘辭厚誓而搖手且囑母必醮之殆益以其甘

金生色晉留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厚誓必非真如平日所得性情亦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壻遽遭天折女幼弱將何爲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媪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以見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母教如是少木焉能不生火

辭而知其必不貞矣何者自古及今凡甘辭厚誓自命爲忠孝節義之人必其隱忍偷生敗名壞節而不肯爲忠孝節義之人也

早作人家耽耽守此襁褓物甯非癡乎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媪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婿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衛以售纒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甯則嶄然共母見之而後喜可知也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爲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鄰嫗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嫗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

兩情方洽
笑然而來
若見若隱
遂得假手
以報如分
相償每一
讀之令人
快心又合
人吐舌

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
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響聲如
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帳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
二人駭說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掉婦髮亦出婦大
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啟關問之不荅出門追
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屢呼
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
家團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
戰將假衣於嫗視家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

妻泣而釋
之故作一
縱文乃曲
折亦以待
嫗言而殺
之以見果
報之不爽
耳

楊上觸女子足知為鄉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
之婦醒問汝來平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
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
疑而窺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
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悞乃釋之但不能解牀
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
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嫗倉
皇夫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也遂
又殺妻是夜木公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

木媪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衍起絕畫一女不何保前莫宣帝紀一之人盡夫

也見卷一爆竹見卷五健訟易訟上剛下欲知後日

因當前作者是傳燈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驪見

一陸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

為名士何勿有隱惡

然不名士不能有隱

惠有隱惡

固居然名

士也不遇

仙人雖心

鄙之其奈

此名士何

布衣整潔

談笑風流

是真名士

是真仙品

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

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

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屬會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

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

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

何夕遊此嘉客即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邱邱

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慚故撓亂其辭請先

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歡笑

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

曲語婉妙

席中有馬
在他時舟
中一別倏
忽三年人
聲遠馬聲
香遂成識

語此曲只應
天上宜以玉
欲申之

舟中已帶
一騎極其
省事

萊城有名妓無也。彭蒼云無客默然良久。謂齋僮曰：適
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見一女子，逡巡戶外，
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帳，
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
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
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
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泥，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
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懽會少。
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襖

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歎不已，曰：西湖至
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
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
也。能從遊否？彭畱心欲覩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
乎？彭思舟坐為逸，甚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
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
去，不吝償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眾俱
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
風習習，舟漸上八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

咄嗟招來
拔窗遂去
幾不知其
仙耶鬼耶
只以鄰船
一語點明

用筆超脫
乃爾

三人舟去
一人騎歸
其古曰三
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
女

水中但聞絃管。敖曹鳴聲。嗥出舟一望。月印烟波。游
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於船後
取異肴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
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
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
波送盼。彭益動情。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
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三年
之約。即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拔鄰窗捉女
八窻。窻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激聞鄰船

點○頭○接○妙○之○

日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
去游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畧同眺矚。纔作商隋

非馬也

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

其人○也○折簡邀○求○忍○使○銜○環○返○吉○乎

合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

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

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囊空。匱倍

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

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

前○日○名○士

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與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

是名士而
素其德矣
也者謂良
則其德矣

人而馬馬
而人馬馬
而人馬馬
目厥開時
其人馬幾
希之介卯
特恐既下
馬糞敷校
口一能言
故能復作
即馬強加
長依然張

脈俱與外
疆中乾耳

以馬乘馬
絕妙畫圖

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獨僮歸白
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
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
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眾以仙人所遺便悉
詣廐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韁繫歷邊駭
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樓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
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醢稍
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
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閒

語至空處戲拍項頰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
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耻辱誠不可以告妻子乞
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
娘又二年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
通家開筵邀飲卽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謁公子問娟
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
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
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
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

聞度舊曲
宛似當年
惜無玉笛
申之且座
中無馬只
有豚犬耳

絃中渡苦
海仙人果
是多情

回頭一笑
百媚生絕
妙結筆

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
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佳
耶曲籍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汪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
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
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厄忽
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
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窗櫺歸把手殷
殷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令猶什襲藏之彭
告以故相共歎咤娟娘縱體人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

作良嫖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苦海人彭曰舟中之
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儻有意則瀉囊買馬所不惜耳詰
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
別業德能認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爲馬正恨其
不爲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
之乎卽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名士見卷三折簡見卷二剝啄鐘愈下行剝剝啄
叩門禮叢子不介而見禮叢子無介唐李扶風豪士之曲白作

彭海火

陽春

宋五對楚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為一封侯

王昌齡聞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

莫向臨

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叩去

臨功見卷二阿寶相如之貧注○孟郊古別離

一喘嗟

見卷四榜人前漢司馬相如傳一歌聲小

錯囊

杜甫詩金錯囊垂馨通家見卷一什襲見卷一舫長也

頭別駕

杜氏通典一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

郡官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為德州牧鞫一奇案初

村人有為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

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

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公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塔

壻急趁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

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

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

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

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

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

合家犯白
虎星新入

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其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
知婿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
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離女
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為異
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如是急也婦父
益銜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
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
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
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

乃得紅鸞
照命

婿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遭閔
凶不得已即先送郎還於是送出曰旋踵急返周旋言
動頗甚草草方欲寬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
驚尋路急歸至家慙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
父諭之送女于歸始合卺焉

剽竊新郎幾致新人再醮無情無恥乃至斯至萬
不得已而送歸猶飾言儀裝未備文何詐也特不識

其所云遠閔凶者何事耳

梅孝廉耦長

名庚宜坡人康熙
辛酉順天舉人

村落

見卷二鳳巖見
陽土人 醜卷

一陸異物見卷二台色見卷一

仙人島

王勉字龜齋靈山人有才思屢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誚誚字不少罵多所陵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日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授生合如已狀囑合眼呵

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擱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童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同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牀東有侍兒代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饒王默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

受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叟
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
器之同者共隊爲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
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啟繡囊橫
陳凡上女乃舒玉腕如擲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
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效者既闌墜爾
一聲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家皆起告
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
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涉想尤勞念已才調自

合芬拾青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
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
墮塵網僕不自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
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
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
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
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茫渾
無邊際大懼卽復合而身已隨石但墮砰然一聲洎沒
若鷗幸風近海暮諳泗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

狂妄之言
如初脫口

方急一女子接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涇矣視
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
言從我之家當為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
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
以焯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
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
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
取冠袍襪履為王更易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
畧可聽聞崔真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

齒德二字
為輕薄子
作陪客

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
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覲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
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
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
於鄉黨中拾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
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蓉之映朝
日拜已即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
髻女白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
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

先以幼女
抑之而許
其能記典
墳又合對
客吟詩桓
之意已可
見矣奈何
不知進上
徒自取辱
哉

再三誦之
不置一詞
鄰叟自是
妙人即所
謂齒德也

詼諧語巧

非是。讀。拜。欲。使之。之。爾。之。

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與墳矣因合對客吟詩遂誦竹
板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妨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
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顧
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
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
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
王述水鳥詩云豬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
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
下句矣云狗脰響棚巴合席粲然王有慙色桓顧芳雲

而捷處而

題解不清
何處論文
欲解之惑
以嘲之耳
詼特渾淪
大妙

吞吐抑揚
敘事妙品

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
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破
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
哉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蘊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
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
有月旦之詞但嚙囁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
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眾都不
解桓恐其語慢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
一槌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

知者三皇新平云八山人鳥 五十九之五九

以四槌爲總評乃真切是字字痛

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是才子受辱頰縮如龜身才子身分望洋堪羞藏拙絕筆是才字下落

確是小女千語若有知若無知何預汝事句令人絕倒不徒語言爲虐狂妄人不得蓋真是良言願普天下才子俯首受教色授手語此中無妙不到無微

緣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槌衆又不解緣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緣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槌其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衆未措對緣雲應聲曰隄翁頭上再著半夕卽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緣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爲非

甯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鄉與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畧致問難響答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女喚明璫則采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諛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門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吟哦友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

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疊加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為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姐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間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畧。既非痛癢，聽之可也。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

語亦巧合
特嫌其侮

絕妙醫手
絕妙靈咒

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胷中不正，則眸子昧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眸，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妬，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為君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于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田，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公日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

憑空結構
在若有若
無之間便
畢生受用
不盡

一生兒戲
視人受害
不淺

始許之。恒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人曰：姊姊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爲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爲樓閣，大如椽，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椽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牀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宿分，遂得暗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邁，行踪驚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

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爲長堤。其闊數丈，瞬息馳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爲巨第，並人解裝，則島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且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請。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淮老父尙存，子善搏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就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尙有功名之念，不翅於懷。及聞此况，沉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

半世夢中
此時方醒

撫抑之後
而與名士
多時密語
才子况味
已他膏之
不能不現

見父衣服澤敝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
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燂湯請浴進以錦
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燕享奉過於世家子
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甘金使人傳語
日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
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撫
抑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珂
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
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東男子嚴子賭

身說法也

亦少門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
家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金字
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况享壽無窮
乎地仙許嬌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
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思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矣美才如周公驕吝且不可况其未必果有乎夫
滿招損謙受益書之言也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易之

言也抑抑威儀温温恭人詩之言也君子不欲多上
入盈而蕩天之道舉趾高心不回傳之言也敖不可
長志不可滿退讓以明禮記之言也學者所讀何書
不此之求而徒沾沾焉以雕蟲小技得意自鳴嗚呼
其亦弗思而已矣輕薄子好陵折人往往為入陵折
所謂自侮而人侮之也報施之道不惟不爽或且過
當至富揚出醜鼓堂雷同愧汗津津望洋興嘆平日
之自稱才子者今則羞縮成龜矣况祿籍之減早于
天怒哉安得淵博便利佳人為之內助使彼夢夢者

拔惡濁提迷晦深納良言早知藏拙化盛氣而撓押
寓精明于渾厚即終其身不富貴而塵網已脫又何

殊乎地仙哉

宿構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塊磊消世說王大日

塊故須以藏拙隋唐嘉話徐陵聘齊魏收錄其文集

酒澆之以遺陵合傳之江左陵濟江沉之日

吾為魏世上豈有仙人虞翻語雲和夫人未詳○周禮大同樂

公藏拙見吳志三芥拾青紫前漢夏侯勝傳

山名產良材中琴瑟龍吟見卷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上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後拾地芥耳注地芥謂隱芥橫在地上者
天仙夫草上在人曰人仙在天曰一在地曰四浮見
日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化日神仙

如喬云是斤平宗人山禽

李四

三石狼狽 見前荷花 芙蓉映朝日 李白詩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

典墳 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 孫行者離火雲洞猪八

戎過子母河 見西遊記 然 見卷一 八股 思綺堂文集註明制經書文取

對偶 為殿時號 月目 見卷二 羯鼓一搥則萬花

齊落 南阜羯鼓錄 破空透遠明皇極愛之 ○催花

見卷七 痛則不通 按言人身有痛處則血脈 望洋 見

六鵠 句讀 馬融長笛賦 曲引者觀法于節奏察度

異 字通音豆 投句之所止也 按增韻凡經書成文語絕

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 以便調詠謂之讀今秘

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于字之旁讀分則微點于字

之中間又王仁裕開天遺事載大白有天才每與人

談論皆成 一一一一之讀古今韻會作大透切然則

一 即句投也法華經又作句逗是讀與投通又與

逗通 秋水盈盈 見卷二鳳 東風吹馬耳 李白詩世人

有如 一一 祖餞 見卷二情 地仙 見前天 紅塵 見卷六羅

一天年 見卷一物故 見卷一 空花 釋典幻夢 名士 見

寶 二阿 地獄 見卷四龍 飛相公

胡四娘 程孝息劍南人少慧能交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

業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日此不

長貧可妻也 銀臺有三子四女皆祿中論親於大家止

有少女四娘孳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
以爲憐羣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
羣八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揶揄焉生默默不較長短
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羣又以鳴鉦鏗聒
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
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貴人也
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
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媪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
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

不怒不言
不慚不此
豈癡人所
能者惟真
不癡乃類
於癡惟真
身癡乃笑
其癡也

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挾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
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
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毒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
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卽亦無
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
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
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
慙作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
姊所自出也恒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

內慧外樸
聰明渾而
不露一部
甘三史中
賢士大夫
德厚福全
古今其仰
反是而以
精明得福
者亦指石
亦屈矣不
意閨中婦
女乃能如
是包羅人

被黜一節
小作頓即

此文勢之
必然者上
下關鍵全
在此處

就奈夫人口中語在明以爲求上友
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
不自知况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
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宵輒加意相懽是
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薨程
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苦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
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
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尙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
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
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囊入都時妻

一里外元身系三所矣

寫多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
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
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運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
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
郎以父亡空置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後遣輿馬往迎
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聞之又審其
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饌姊妹諸
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
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請見四娘姊

別卷五新評卷八胡四娘 二十七之六

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
力竭盡
他人竭盡
心力只說
得一邊必
至顧此失
彼即兩邊
並寫亦難
免糾纏拉
雜看其輕
描淡寫急
絃促調教
語中如珠
盤錯落如
飛瀑激揚
又鏗鏘增

吟大聲發
于水上如
聞無射之
音此為何
等筆力
四娘凝重
如故前此
不怒不言
不慚忤人
所難能此
時不喜不
言不矜張
非人所不
能者春香
泣訴彼賭
挾眸子者
已無地自
容漠然處

妹。又。知。是。恐。此。不。至。乃。竟。音。未。姨。中。賀。
妹。喘。喘。惟。恐。四。娘。銜。恨。不。至。無。荷。爾。然。竟。來。申。賀。者。捉。
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
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眾。見。其。靡。所。短。長。
稍。就。安。帖。於。是。爭。把。殘。酌。四。娘。方。宴。笑。問。門。外。啼。號。甚。
急。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活。染。共。詰。之。哭。不。對。
二。娘。訶。之。始。泣。日。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扶。去。矣。二。
娘。大。慙。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
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眾。始。知。
買。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

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
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幕。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極。
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羣。公。子。
日。競。資。財。極。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
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自。
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
黨。危。急。罔。不。竭。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為。
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免。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
蒼。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

之視唾罵
更甚矣
根知已自
應如是諸
郎豚犬耳
惡足謀
對無情人
說鄙薄話
說揶揄話
說嘲笑話
說忿恚話
賈只是對
痴人說處
話皆一一
對付上文
更以貴人
二字時口
扶出更出

力說一求
字快人快
語快文快
筆
徒取怨謗
此事乃真
類癡

都不敢遽進。覷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聞人既通。郎有舊媪出導。八廳事其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在。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見鳴鳴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為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

大小罵不誑。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甯家眾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自四娘遣价候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為二舅事。遺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眾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寫銀臺之卓識。寫孝思之方學。寫四娘之端默。中間雜以旁人之非笑。諸子之鄙薄。僕婢之椰揄。神巫之風鑑。婢媪之嘲呼。桂兒之忿恚。紛紜雜遝。聒耳亂心。

而若網在綱如衣挈領如陣步燕然首尾相應以敘
筆爲提筆以開筆爲伏筆入剪賞其後半之工殊不
知其得力全在此等處

五體傍嚴經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銀臺

見卷四筆札見卷一佛言五體謂手足與首也亂命見卷十長

亭擲掄見卷一勞鉏見卷四食言見卷五立批之見

二會初度見卷二效九左傳莊二十一年王子頹享五

類歌舞不倦樂禍也二十一年鄭伯納苦塊見卷四

蘭臺杜氏通典御史大夫所居之署謂紀綱見卷一

饒見卷三寒暄見卷二鳳華屋山邱曹植詩生存一

冠蓋見卷四直指巡方見卷一嬌娜○池北偶談

書舍人等官假監察御史銜巡按各三省差竣都察

院殿最之最者得陞京堂五品餘則仍回居本職不

直授御史也後仍歸御睚眦見卷五閨人見卷三

事見卷三奔波見卷二鳳閨人見卷三廳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翬村外蘭若有居僧某

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歎曰謂君

騰達久今尙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爲君賄冥中主

賄冥中求
脫白紵干

古奇談第
不識主之
者何以少
此十千錢
而爲此賤
直以售也

者能置十千否。荅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爲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召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爲大錢所隔。不得沉。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

鄙吝者原
非大器然
古之不鄙
吝而致科
用者亦大
必果是大
器

去何以妄言。黃實告之。僧歎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繩釣上。大錢乃沉。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蘭若

見卷一
畫壁

雲遊

見卷四
和尚

白紵

見卷一
葉生

明經 後漢書鄭眾以
一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筭有道舉有童子

見卷二
嬰寧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尚可以人謀然尊閭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請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我日為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荅曰甫有一人攜囊出遇之否口遇之襪襪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

作用甚奇
如求則月
可亦繩可
以繫可以
解何能作

相人之術
至知其女
奇矣乃強
合之而復
禳之禳之
而出於作
黍迎賓假
命贈馬則
尤奇中之
奇者以此
推之可知
禳禱更無

裔何至下昏於市僧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會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尚未知犁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寬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強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為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為誰曰但無問宜速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傳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閒酒有既陳以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

以理言

此言理如此言好

而理可証理得而教益神

他術只是
盡人事

曩昔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欲間傳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俯首爲之籌。思既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漠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傳周既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投臬司幕。諸柳問下。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微。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曰。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爲上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切其金。皆釋令去。惟周被虜。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

間中反面
點透遂令
通体骨節
靈通

強婚離自
犁牛狗情
端由月老

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卽勿辭。周不荅。盜怒。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躇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爲文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收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登深過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卽當年荷囊入也。因述柳言爲之感歎。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公。斬訖。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

卽前此物
色佳耦人
也

傳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爲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江臬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拔，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全傳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日曩受脫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生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日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

攜歸，尙足謀生。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人橐，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塚，始行至直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無所存。及聞主人歸，大懼，聞然盡逃。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醜篤者，授以貲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悞下一珠，輒指其訛，內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

遷入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僧矣乃

盜也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栢此鄙人論耳婦人女子猶

失之况以相天下士哉

月老續幽怪錄章固旅次繫擯進老人向月檢書看

不能倉卒主人西京錄記曹元禮楚數學陳廣漢設

元禮以筭算曰狙上蒸豚見卷一禮禮見卷六

厨中荔枝何不設陳大驚物色嬌娜見卷一禮禮見卷六

市僧正顏僧音僧會合市人者亦作禳見卷三治

具見卷一惡草具見卷二息女見卷二梟見卷一文

人見卷六合丞見卷一嬌娜名士見卷二死全見卷五李

資斧見卷一勞解駮之惠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

之搶攘見卷五辛信矣會計見卷一巨萬見

牙儉秋練牙儉即主五易市物者也唐人書五作牙五與

牙相似塔塿無松栢世說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

故訛耳塔塿無松栢世說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

叔語一一小阜也松栢大木也本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

瘳瘳有生
氣至其完
壁歸趙不
戮一人鷹
大喪威荒
淫奪魄昔
年之義俠
此日之閔
厚

妻為王所賄遣與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涕不伏強昇而
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其妻經過此得一遙訣無何
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
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
甚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
所自由姑且有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決其
首眾大駭棄車而走丈夫穴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
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
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其銳
身而報知已有豫之義白晝而殺卿相有鱗之勇皮面
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荆軻力不足以謀無道
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
能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嗤者矣閩之野史
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
視聶之抱義憤而懲地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噫聶
之賢於此益信

昇見卷一淫威詩周頌既有軹深井里史記刺客
傳傳注大也軹深井里列傳聶政

者一一人也殺人避讐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濮陽殿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求人可
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之也嚴仲子至
門具酒自觴聶政母前奉黃金百鎰爲聶政母壽聶
政驚怪其厚嚴仲子曰臣有讐而行游諸侯衆矣然
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粗
糲之資得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
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
肯受也然仲子幸脩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老母
死既已葬聶政乃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
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
子所欲報讐者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曰臣之讐韓
相俠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
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是下幸而不棄請益具
車騎壯士可以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
去中間不甚連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
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始哉遂謝車騎
人徒獨行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侍衛

者甚衆聶政直人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且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尸暴于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
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乃於邑曰其是吾弟
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
刑以絕從妾其奈何長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
夫呀天者三卒於邑有像之義史記刺客列傳豫讓
悲哀而死政之傍者晉人也故嘗事范
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
智伯伐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
地豫讓遁逃山中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
今智伯知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
愧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官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
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
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人
也吾謹避之耳居頃之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
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頃之襄子當出讓
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爲驚襄子曰必豫讓

也使人問之果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讓曰子不嘗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贄
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
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故
我眾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
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繫之焉以致報
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
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日
吾可以下報智伯有縛之勇史記刺客傳縛諸者吳
矣遂伏劍自殺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
楚而如吳也知罃諸之能乃進手公子光伏甲士
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既酣光作為足疾入窟
室中使縛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有曹
王前縛諸辱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有曹
之智史記刺客傳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桓公左有
莫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沫曰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

魯城壞即歷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地
曹沫投其七首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荆軻至何曰可能還也見卷六絕裾而去見卷四其
墳見掘於羊左之鬼關中流寓志西差左伯桃間楚
梁山遇雪度不能俱生乃并衣與角哀伯桃入樹死
角哀至楚為中大夫王備禮葬伯桃角哀歸見伯桃
言墳地與則軻墓相近計欲相讐言必束草為人手執
器械焚于墓前角哀從之夜復見伯桃來言曰所焚
之人不得其用荆軻凶暴又有高執植為貼牢疾尸
出墓矣角哀遂自刎而死鄉老墓于伯桃墓前至夜
風雨大作雷電交加戰開之聲聞數十里天明視之
荆軻墓開白骨散于墓前

二商

昔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

○止此○五○字○併○有○所○歸○矣
大商生逢
二商
三八
八之六

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尚未舉火枵腹蹠蹠無以為
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爨我貧也當早有以處
此矣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
哉妻詳問阿子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伯母告我
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
殘盞敗榻少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
夜踰垣入夫妻驚寤鳴盜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
不得已疾呼二商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
曰呆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

盛代賦負
孟公倫教孝弟以垂人倫一條

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甚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
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牆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
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
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剝而金帛無所立失謂
妻曰今所遺畱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
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以報久
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妻往從貸斗粟而返婦怒
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諭兩月食餒愈不可支二商曰
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去或不受

滿命而行

已云非斤何敢言

天理人倫

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為
然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且日弟即不仁我于
足也彼去則我獨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
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
卻耶我高葺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
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
徙居鄉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
榜楚並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贖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
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乃奔視

觀二商婦
之所言所
行二商亦
可危矣二
商誠難得
矣

則兄已昏憤不能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席而已少頃
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
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
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
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
餅數枚目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牛粟與嫂便養
兒如此以為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嫂得直足自給
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殍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
能他顧姪年十五在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貨胡餅

死後乃有是語死後無拘束故也然則惜其不早死乎特恐其婦與同死猶不敢爲是言也與其死而憾之曷若生而教之楚之懲之甚且出之乃唯唯聽之惟恐抽之至此而曰余憾之

余其憾之雖曰羞之終空言之誰其信之而誰其憫之

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感於婦言遂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宅今尚空閒宜僦居之屋後墜影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甚憾之勿顧也既醒異之以重直嚼弟主始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廛闈姪頗慧詎算無訛又誠懇凡出入一緡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謂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皆割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子亦狷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憤憤不置一辭忽情骨肉卒以吝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爲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閭教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古今所同慨嘆也女子純陰其性疑習慣自然終身莫解賢媛懿德固中不絕書而彼婦之見翻覆雲雨顛倒是非粗以爲常牢不可破雖未必盡然而亦恒有之所不同者閭教之有遵有不遵耳彼大商者獨非人心哉聞令旣行積威者漸

至於舉家以聽不敢與聞縱有時一隙微明亦安能如之何哉二商婦非啾啾然不能言者而二商之赴其難撫其孤養嫂以終割貢而與遂乃富而且壽燕翼詎謀以視牝雞司晨自殘半足卒之厚擁金貲未能贖命歿時徒為椁席死後猶增汗羞孰重孰輕孰得孰失不可憬然悟哉詩有之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易家人之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二商有焉

舉火

見卷一賈兒

惡少

見卷二阿寶

炮烙

見卷五李伯言

券

見卷四胡

眼

見卷四阿織白眼注

道殣相望

左傳昭二年

胡餅

劉熙釋名

言以胡麻著之也

長舌婦

詩大雅婦

婦言是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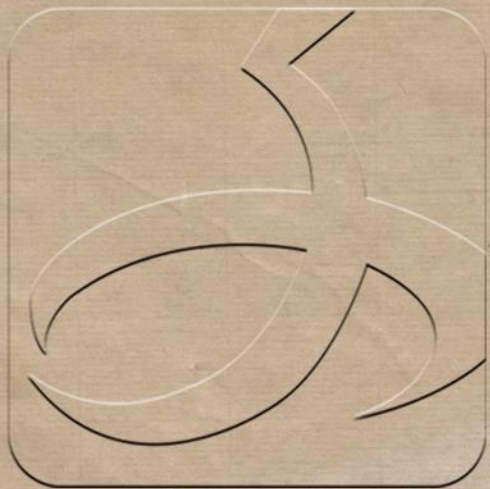
書泰誓

素封

祿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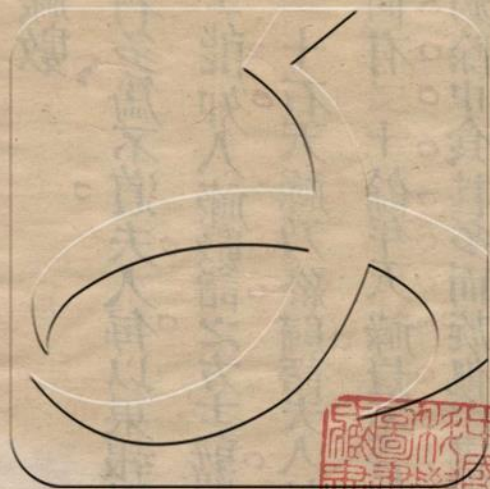
某顯者多為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麵二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麵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飢一晝夜十餘餐未及周歲死矣

祿數固有一
一定然以
多為不道
不信果報
之顯者而
使終其天
祿以死未
免便宜



聊齋志異新評卷八終

除中
安即消
渴疾也



70026866

